

食人传说与异域想象模式

王娟

[摘要] 在《点石斋画报》众多的图画新闻中有许多是关于“食人族”的报道。其中一些是关于西方“食人族”的报道，一些是关于番国“食人”风俗的报道，还有一些是关于国人“食人”的报道。“食人”传说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流传极其广泛。在文化交流和冲突的初期，“食人传说”往往极端活跃，成为文化之间交流和沟通的障碍。本文从晚清时期《点石斋画报》中的“食人”新闻出发，尝试从原始思维、文化分类、文化想象几个方面对食人传说的类型，特点和成因进行探讨。

[关键词] 点石斋画报；食人；异域想象；传说

[中图分类号] I2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13)01-0048-09

《点石斋画报》创刊于1884年5月8日，终刊于1898年8月16日^①。刊行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其间共发表了4653幅图画，每幅图画都附带有文字说明。虽说《点石斋画报》自创刊到停刊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也只是转瞬的事情。但是，由于其产生于特殊的时代，采取了特殊的图文结合报道时事新闻的形式，因而在很多学科（如历史、文学、绘画、民俗、报刊传媒、社会学、女性研究等）的发展上都无法被抹掉。

首先，《点石斋画报》的影响是广泛的，谈到中国的绘画史、版画史、报刊史、画报史、出版史、印刷术、报刊发行史、（新闻）漫画史、东西方美术交流史等，都无一例外地要提到《点石斋画报》^②。

[收稿日期] 2012-11-20

[作者简介] 王娟，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民俗理论、民间文学。

^① 对于《点石斋画报》的创刊日期，1884年5月8日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终刊于何时尚有疑点，尽管中外很多学者，包括陈镐汶、陈平原、瓦格纳等，根据各自的考证，都一致认为《点石斋画报》终刊于1898年8月，但是，《点石斋画报》第十二卷（1897年末）中，出现了一幅描述1900年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的报道，1897年末怎么会出现在二年后事件的报道呢？由此看来，《点石斋画报》终刊于何时，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② 参见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薛永年、杜娟《清代绘画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王伯敏《中国版画通史》，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李茂增《宋元明清的版画艺术》，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徐载平等《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W. Mohr, Die moderne chinesische Tagespresse. Ihre Entwicklung in Tafeln und Dokumenten, 3 vol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75. (莫尔《中国近现代报刊及其发展：文件与数据》)。阿英《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载《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彭永祥《中国近代画报简介》，载《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四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萨空了《五十年来中国画报之三个时期》，载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毕克官《中国漫画史话》，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刘一丁《中国新闻漫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王镛《中外美术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研究晚清社会生活史、晚清风俗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晚清市民生活史、晚清媒体与文化、晚清传媒视野中的异域、“晚清思想史”等问题，追根溯源，都可以在《点石斋画报》中找到相应的研究资料。也正是因为如此，《点石斋画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

其次，《点石斋画报》有四千余幅反映晚清民众社会生活的带文图画。康无为认为，这四千多幅图文可以说是研究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独特史料。它既可说明早期城市的建构，如大众运输与私人的交通工具（与交通事故）、消防设施、警察、自来水及各种电气化配件；也可研究女性的社会角色；中产阶级常去的西式餐厅、剧院及马戏团，也有带太阳镜、打洋伞的现代化的花花公子。这类插图材料几乎独立于文字说明之外，而成为现代社会学者所谓的物证。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点石斋画报》的内容及其含义，就像研读新闻一样，可以发现这些材料不再仅仅是一堆似乎毫不相干的题材的组合，它们正是晚清及民国以来城市大众文化的前身^①。《点石斋画报》独特的图文报道形式为我们研究晚清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民众心态、民众视野中的西方形象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材料。

在《点石斋画报》众多的图画新闻中有许多关于“食人族”的报道。这些报道中，一些是关于西方“食人族”的报道，一些是关于番国食人风俗的报道，还有一些是关于国人“食人”的报道。

“食人”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流传有异域食人族的故事和传说。实际上，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主办的一些刊物中也有对于“食人族”的报道。《中西闻见录》就曾经刊登过如下信息：

南海地当赤道下，在巴布亚之东南，有数十小岛，名抹兰内细，译言黑人岛也。民俗犷悍，习于争斗，擒人辄食之。近有英人乘船抵其处，登岸游历。遥望山巅高林大树中结有巨巢，意为鹏鹤所居者，逼视之，皆人巢也，大可容数人，其下亦有房室。黑人昼居于房，夜栖于巢，上下有云梯，以藤为之。登巢则将梯悬巢旁，系筐筥数十，盛石累累，皆备以防敌者，嘻！此黑人其殆有巢氏之裔歟。^②

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与其他民族和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人对这个话题格外感兴趣，表现在此话题不仅频繁出现，而且国人对待“食人”风俗态度暧昧。一些仪式性的食人行为不仅没有受到谴责，反而受到国人的褒扬。

一般来讲，“食人”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内食人”，即人们吃食自己群体的成员。二是“外食人”，即吃食自己群体以外的成员。三是自食人，即吃食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无论是哪一种“食人”的情况，都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 仪式性食人：仪式性的“食人”，目的在于吸收死者的力量，或获得某种超能力。仪式性的“食人”往往是象征性的，与一个社会或团体的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食人”的行为有着严格的“仪式”和程式化的“模式”。自古以来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孝妇割股疗病的报道就属于“仪式”性的食人行为。例如，《点石斋画报》中有一篇“张孺人小影”的图文报道，说的是广西桂林有个女子名叫张玉贞，出嫁后温婉贤淑，对公婆十分孝顺。有一年，公公生了病，张玉贞割下自己臂膀上的肉煮给公公吃，公公因此痊愈^③。割自己身上的肉和药为公婆疗伤的报道在《点石斋画报》中有十几篇之多。此种类型的报道带有浓郁的“仪式”色彩，与传统的民间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目的在于通过“食人肉”医治疾病。

^① 康无为（Harold Kahn）《画中有话：点石斋画报与大众文化形成之前的历史》，载康无为《读史偶得：学术演讲三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90页。

^② “岛民陋俗”，《中西闻见录》第18号（1874）。

^③ 《点石斋画报》已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仪式性的“食人”不但没有受到谴责,而且被看作是忠孝的具体表现,不能不引人深思。

2. 病态食人:此种食人指的是在“危急”或“变态”情况下的食人。例如,灾荒、战争等自然、人为灾害期间“人食人”现象的发生,以及某些变态人群,如某些具有“噬尸癖”的人,依赖于“盗食婴儿尸体”的行为来满足自己欲望的事件等就属于这种类型的食人。《点石斋画报》中有很多类似的报道:如,“群孩索命”(文集)报道的是浦东有一个人,生性残忍,好食婴儿的尸体,他常常在夜晚偷掘死亡婴儿的坟墓,取得婴儿的尸体后烹食。一天夜里,正当该人准备就寝时,突然发现床上有无数孩子,先是对他怒目而视,然后一拥而上咬噬此人的皮肉,此人大喊大叫,最后在疼痛中痛苦地死去。人们说此人是遭了报应。这种类型的报道在《点石斋画报》中屡屡出现,我们称之为人类在极端状态下的变态行为,与前面提到的“人食人传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此种“食人”的情况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可能发生过,这只是人类在极端状态下的极端行为,不具有常规性和普遍性,因此不在我们的研究之列。

3. 食人族:食人族以食人为生,即将人类当作是食物的一种^①。这种传说起源最早,流传也最为普遍,也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将“人食人”的现象作为一种社会认可的饮食习惯,即使是在遥远的古代,除了传言以外,似乎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也倾向于否定人类曾经经历过“人食人”的年代。从现有的关于“人食人”传说的资料上看,几乎所有关于“人食人”的传言都表现为“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一些从未见过的人们经常食人肉”,这种认识何时产生的,没有人知道。大概这种认识将来也不会自动消失。^②

一、《点石斋画报》中关于西方“食人野人”的报道

《点石斋画报》对恐怖的食人野人有多次报道。例如,“野性难驯”(信集)报道了太平洋海岛上的食人野人。据说,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居住着一些野人,这些野人登坡穿树,捷若猿猴,性情桀骜不驯,而且喜食人肉。一些美国人曾经路过这个岛,因为缺水,所以上岛寻找饮水。岛上的人用一个女孩跟美国人交易,以换取美国人船上的食物,而且还跟美国人说,在海上如果遇到食物短缺,可以吃掉这个女孩。女孩随船到了美国,被一个善良的人收养。这人将此女爱若掌上明珠,但每当有陌生人出现时,女孩就表现出非常害怕的样子,担心有一天自己会被吃掉。

此文的编者没有讲明此消息的来源,但是,从内容上看,此消息或者来自西报的报道,或者来自国人的道听途说。但是根据文字的描述,这些食人野人“裸袒睚眦,椎髻獠牙”,俨然中国传统意义上未开化的野蛮人种,所以,无论是来自西报也好,来自国人的道听途说也好,此报道应该是一个传说。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各国,野人与我们的差别除了明显的肢体差异外,更重要的在于其没有文化,不懂礼仪,而袒胸裸体、衣不蔽体便是野蛮民族没有文化的一个明显标志。

“野番巢居”(文集)报道的是英国人对食人野人的所见所闻:

南洋番岛中有黑人岛焉,其中番族或有酋长,别称部落,或散处四野,并无统属,而皆习于争斗,噬食人肉。近有英船行其境,登岸游历。远望山岭,树木成林。其中结有巨巢,以为为大鹏鸟之所栖者。迨后逼视,则野番居焉,乃恍然悟皆人巢。其巢之广,可容数人,其下亦有房屋,并无云梯相钩连,其

^① [美]威廉·阿伦斯,人食人的传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18.

^② [美]威廉·阿伦斯,人食人的传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8.

登降以藤为之。野番昼则居于房屋，夜则栖于树巢。巢旁系筐筥数十具，储石悉满，以防仇敌潜攻。登巢则将藤梯收悬树梢。其备患之周密盖有如此者。

此篇报道与前面提到的《中西闻见录》中的“岛民陋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笔者倾向于认为“野番巢居”的素材就是“岛民陋俗”。但是，“岛民陋俗”发表于1874年，而“野番巢居”却是在1896年，前后相差了22年。“野番巢居”的出现说明了两点：一是尽管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中西闻见录》的影响依然存在，人们对这种科普杂志依然抱有浓厚的兴趣。一是其中关于“异域食人族”记载引起了编者和画师的兴趣，并最终出现在《点石斋画报》中。可见，“异域食人族”是一个东西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此篇报道与“野性难驯”的相似之处在于，首先，食人野人均生活在大海之中的岛屿上，人迹罕至。如果不是意外，人类很难涉足此种地方。其次，即使是人们偶尔路过，发现了野人，但是一旦离开此岛，人们便再也无法返回此岛。第三，食人族的肢体外形和生活习俗带有明显的未开化痕迹，此处表现为“食人族”巢居，而且赤身裸体。另外，亲眼见到食人野人的大都是西人。早期我们都是从阅读古籍中获得有关“食人族”的信息的，如今西人成为“食人族”存在的见证人。

“攫食生人”（西集）对食人族食人的过程有过详细的描述，场面很恐怖。

美国某帆船由新金山启行，中途忽遭海风，飘荡时，船内共有七十九人，皆惊骇欲绝。俄而漂至一海岛，众方以为绝处逢生，相率跃登彼岸，诘行未数武，瞥见野人无数，欢奔而来。男女皆裸体，惟私处则以鸟毛蔽之，其声呦呦，向人而笑。迨逼近，则以手攫人，前行者被攫，后行者哗然返奔，而山内野人已四出兜截，竟被攫去五十一人，尚余二十八人。奔至船旁，解下三板，驶离该岛。有携手枪者，回向岸上轰击，野人始不敢穷追。及诸人惊魂甫定，遥见野人将所攫去者，或裂而生食，或挂于树上以火炙而后食，凄惨万状，目不忍睹。遂飞驶而逃。遇轮船获救，有知其地者曰：该岛名麻力哥鲁，人迹罕到，野人之以人为食，固也。今客竟得脱离虎口，不亦如天之福乎？

从文字说明上看，此处的“食人族”同样是未开化的野人，首先是这些人居住在人迹罕至的海岛上，男女皆裸体，见到来人后只发出呦呦的叫声，显然没有语言。抓到人后，这些野人有的将人撕裂后生食，有的则将人挂在树上，用火熏烤，然后再食。用作者的话说，场面“凄惨万状，目不忍睹”。据说，船上共有七十九人，其中五十一人都被野人掠走，吃掉了，活下来的有二十八人。对于异域的食人野人，《点石斋画报》多次报道。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点石斋画报》并没有过“西人”食人的报道，而是将西人描述为“食人族”存在的见证人。

《点石斋画报》对人食人事件的报道并不仅限于西方。实际上，在报道发生在国内的奇闻、果报时，多次出现了“食人”事件。这其中包括对番邦食人族的报道，也有对发生在国内的“食人”事件的报道。“刀下余生”（文集）报道了如下事件：玛哈沁人抓获了一名玛纳斯妇女，他们脱去这名妇女的衣服并将其捆绑在树上，然后一块一块地割下她的肉，在火上烧烤食用。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玛哈沁人以为是官兵来了，落荒而逃。被缚的妇女因而得救。在作者的笔下，玛哈沁人有着“食人”的习性，是典型的蛮荒异族人，其文明状况应远落后于我们。“番食倭肉”（书集）报道的是倭奴侵犯台湾后，被台湾“番人”俘获、分食的事件。这些番人将倭奴肢解如宰杀猪羊，或立即分食，或携归作食。据番人称，“倭肉虽臭而美然”。这类与对异域食人族的报道情节上非常类似，我们将类似的报道统称为“人食人传说”。

二、人食人的传说及其特点

1. 普遍性

“人食人”是一个流传非常广泛的传说类型。从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过异族“食人”的说法,而且,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曾经被蒙上过“食人者”的外衣。例如,1968年,美国学者阿伦斯在游历坦桑尼亚时,从当地人那里搜集到过有关(欧洲)吸血者的奇怪的传闻。这些传闻就好像讲述者们亲眼见到过一样,说得有声有色:例如,在当地人的描述中,欧洲人捕获本地人后,首先使受害者昏厥,然后再将其倒挂起来,让受害者的血液由颈部的切口流到小铁桶里。然后,再由消防车把血液运送到城市医院,在那里,血液被加工成红色胶囊。于是,欧洲人按时地吃这种药丸。他们还告诉阿伦斯,不吃这种药丸的欧洲人,在非洲根本生存不了。^①

实际上,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的各种游记里早就出现了大量的,有关非洲土人“食人”的描述。例如,十六世纪中期,德国船员汉斯·施塔登随商船访问南美洲沿海时,遭遇暴风雨袭击,后被印第安图皮南巴族人抓住,在经历了种种遭遇之后,施塔登返回了德国,并出版了一部游记,记录下了自己的经历。这部图文并茂的游记详细描述了图皮南巴族人的食人过程,并配以多幅描述食人场景的木版画。虽然其中食人场面的真实性遭到了后代很多学者的质疑,但在当时,其影响是非常大的。此后,描述野蛮的“食人”族的游记和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其中包括十九世纪传教士汤加(Townga)关于太平洋岛屿上“食人族”的报道。

十七世纪出版的哥伦布航海志也有许多关于“食人族”的描述,其中的插图直观地表现了食人者的面貌^②。据记载,哥伦布的船员们进入了一个可可树林。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三十所以枝条和大苇草编织在一起的房子。村子里只有妇女,当地的男人看到哥伦布的船队开过来时,都惊恐地逃到山上去了。房子里情景把哥伦布的人吓呆了,“肢解的尸体挂在房子里好像是人们为自己储备的食物。一个年轻人的头刚刚从还在流血的死尸上砍下来,而这个尸体的其他部分正在和美味的鹅肉和鸚鵡肉一起在火上烧烤”。^③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异域人“食人”的记载。早在魏晋时期,张华的《博物志》里就出现了对异域“人食人”的记载,例如,“越东有𪔐木之国,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④。元周致中《异域志》中也有关于异域“食人国”的记载,例如,西番国就有“食人”的习俗。

西番,即鬼方,武丁征鬼方,三年克之。又曰鬼,阴类,曰鬼戎,曰犬戎。无王子管辖,无城池房舍,多在山林内住,食人肉。其国人奉佛者,皆称刺麻。^⑤

① 参见[美]威廉·阿伦斯,人食人的传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11.

② [美]威廉·阿伦斯,人食人的传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55.

③ J. H. Longille, Christopher Columbus, Inscribers, Washington DC, 1903, p.184. 转引自[英]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1421,中国发现世界》,师研群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155.

④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四十八引《博物志》“𪔐木国”。

⑤ [元]周致中,陆峻岭校注,异域志[Z].北京:中华书局,1981:20.

除了西番国，近佛国也存在着“食人”的风俗。

近佛国，其国人性与禽兽同，在东南海上，多野岛，蛮贼居之，号麻嘞奴。商舶至其国，群起擒之，以巨竹夹而烧食，人头为食器。父母死，则招亲戚挝鼓共食其尸肉，非人类比也。^①

明代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对佛朗机人的“食人”行为有过详细地记载：

别有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或云此喃勃利国之更名也。古有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机国与相对，其人好食小儿，然惟国主得食，臣僚以下不能得也。

其法已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②

由此可见古今中外异域人食人的传说的普遍性，“人食人”的传说如此的普遍，以至于很多的历史学家们不自觉地倾向于认为人类一定有过一个“自食”的时代，否则，怎么解释世界各地都流传着居住在遥远之地的人们有着“食人”风俗的传说呢？

2. 相似性

世界各地不仅都有关于异域食人族的传说和记载，而且这些传说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这就是说，除却国别差异，单就食人传说的内容而言，很难分得出传说文本的民族或地方归属。例如，唐刘恂《岭表录异》中有这样一则关于野叉国的记载。据传，陵州刺史周迈坐船归闽的途中，遭遇暴风，船在大海之中飘了五天五夜，来到了一个岛屿，此岛名为野叉国：

船抵暗石而损，遂般人物上岸。伺潮落，阁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国，有数人同入深林采野蔬。忽为野叉所逐，一人被擒，余人惊走。回顾，见数辈野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惊怖无计。顷刻，有百余野叉，皆赤发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执木鎗者，有雌而挟子者。篙工贾客五十余人，遂齐将弓弩鎗剑以敌之，果射倒二野叉。即舁拽明啸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来。野叉畏弩，亦不复至。驻两日，修船方毕，随风而逝。^③

《点石斋画报》中“攫食生人”的报道与此记载非常相似。同样是偶然滞留在一个荒岛上，同样是遭遇食人野人，这些野人同样都是披发裸形。误入荒岛的人往往会落荒而逃。不幸的是一些同伴为野人所俘，跑掉的人会亲眼看见食人野人如何分食同伴。巧合的是，两篇传说都提到有五十多人得以逃生，而且，逃生的人因为有枪、弩，才得以有效地抵抗了野人的进攻，并顺利离开此岛。明显不同的是，《岭表录异》中亲历此事的是陵州刺史周迈，而“攫食生人”中亲历此事的却是美国人。如果不是文字说明中“美国某帆船由新金山启行”的字句，我们几乎可以说“攫食生人”所描述事件的蓝本就是《岭表录异》中关于“野叉国”的记载。

三、人食人传说成因猜想

查《山海经》，尽管其中记录了一百多个异域国家和人民，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异域“食人”

① [元]周致中，陆峻岭校注. 异域志 [Z]. 北京：中华书局，1981：26.

② 严从简，余思黎点校. 殊域周咨录 [Z]. 北京：中华书局，1993：320.

③ 《太平广记》卷四八三。

族存在的记录。《山海经》中“食人”的基本上都是怪兽，如窫窫。^①据《山海经》的记载，窫窫是一种赤身、人面、马足的怪兽，能发出婴儿一般的叫声，有着食人的本性。此外，书中的彘、蛊雕、土蝼、穷奇、诸怀等也都食人，类属于食人兽。^②

1. 原始分类的需要

我们知道，《山海经》中的异域人大都有着奇怪的外形。他们或者“一身三首”，或者“三身一首”，或者是只有男人的“丈夫国”，或者是只有女人的“女子国”。此外，还有“大人国”、“小人国”、结匈国、贯匈国等等。透过《山海经》的文本，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的规律。异域人民的形象塑造体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范畴模式。

《山海经》在空间结构层次上运用了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来确立一个基本的条理框架，而宇宙间一切陌生、古怪、奇异、未知的神鬼精怪、人种人群、动物植物矿物统统被安排进这个框架之中，从而建立起来可以把握的相互关系。^③

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异域形象，如果从原始思维的角度进行认知的的话^④，应该首先表现为形体上的怪异，作为区别“我”与“他”的一种最直接的途径。因此，如果以“我”的形体为参照中心，为标准，想象中的“他者”应该与“我”不一样。在《山海经》中，异域人或者“一身三首”，或者“三身一首”，往往成二元对立模式。此种模式在《山海经》中比比皆是，如：

丈夫国 / 女人国
大人国 / 小人国（周绕国）
长臂国 / 长股国
结匈国 / 贯匈国
毛民国 / 羽民国
不死民 / 君子国
一目国 / 三目国（奇肱国）
獯头国 / 厌火国
聂耳国 / 泉阳国
黑齿国 / 玄股国
交胫国 / 岐舌国

上述异域人民的身体形状，相对于“我”而言，或者多一个器官，或者少一个器官，或者为长着翅膀的人，

① 《山海经·北山经》。

② 《山海经·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

③ 叶舒宪、萧兵、[韩]郑有书. 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撞[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90.

④ 关于原始思维，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古代人类的思维多表现为“具体性”和“整体性”，这就是说，古代人为了满足分类的需要，会借助于具体的，较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方式进行分类，并利用它们眼中的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和相同性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用身体外形上的差异来表示我和他的不同比较直观，也比较容易让人们接受和理解。所以，异域国家和人民无论在身体上多么奇怪人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他们必须用身体上的差异来表现出最多的国家和判定远方异域人民的存在。

如羽民国，或者为长着兽毛的人，如毛民国等。人们增加和减少某些器官、夸大或缩小某一部分的形体，这实际上是区分我与他者，或者说制造出更多他者的一种方法。《山海经》的目的不是在表现异域的人民有多怪，而只是为了分类的需要，是为了表现异域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差异。这种两两对立的表现方式只能是思维的结果，是出于分类和表达的需要。

如果说《山海经》中异域人奇怪的肢体特征是古人区别“我”与“他者”的手段之一的話，那么《山海经》中对“食人兽”的描述应该是对动物进行分类的途径之一。例如，食人兽应该与“益人鸟”相对立。《山海经·中山经》中有鸟名“鸩”，“食之宜子”。据说此鸟为“妖”，吃了它的肉可以子孙兴旺。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山海经》中的食人兽很有可能是原始思维的产物，是出于分类的需要创造出来的。

2. 文明与野蛮的分野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分类”的需要逐渐扩大，远方异域人与我们的“不同”不再仅仅表现在肢体差异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化形态上。作为自己“文化”的参照物，远方异域文化便与“野蛮”与“落后”联系在一起，而“野蛮”与“落后”的表现之一就是“食人”。“食人”是将对方与“动物”或者“野兽”归为一类，从而突出其“落后”性。至少在汉魏时期，我们就有了异域、蛮夷人“食人”的记录，此后，一直到今天，某些遥远的异域，或者说蛮夷人便被赋予了“食人”的特性。其目的便是强调其“野蛮性”，或者说是其“非文明性”。例如，在介绍异域国家和人民之前，《万宝全书》有这样一段概述，

鳞虫三百六十而龙为长，羽虫三百六十而凤为长，毛虫三百六十而麟长，介虫三百六十而龟长，羸虫三百六十而人长。羸虫者，四方化外之夷。何以人为虫之长？书曰：生居中国，得天地之正，夷若居化外，不得天地之正气者为鸟、为兽，故为羸虫长。孔子曰：治夷狄如治鸟兽。其说信哉。灭伦理纲常，乐斗轻生，虎狼性也。贪货利，好淫邪，麀鹿行也，与中国之人相隔远矣。^①

明清之际，西人开始进入中国，我们开始对西方诸国有初步的知识，尽管我们对其还不是十分的了解，但是，在我们的知识里，我们对其已经非常“熟悉”了。因此才会出现佛朗机人“食小儿”的说法。^②

晚清时期，随着西人及其文化的全面渗透，人们对眼前的异域人逐渐熟识，西人“食人”的说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意识。但是，“食人”的话题依然存在，对“食人”族的幻想依然充满了诱惑。因此，在《点石斋画报》中，食人的人不再是西人，而是那些居住在更为遥远的地方的“异域人”，而西人便成为了“食人”族确实存在的见证人。

3. 妖魔化异教徒的手段

从世界范围内考察流传广泛的异域食人族的传说看，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也往往派生出大量的异教徒“食人”的传说。这是异域食人族传说的另一种异文，其主要功能在于“妖魔化”异教徒，从而达到“神圣”某种信仰的目的。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在《仪式谋杀或血食传说》一文探讨了基督教徒中广泛流传的犹太教食人传说的分布和流传^③。此类母题为 V361 的传说，讲述的是犹太教徒如何残忍地杀害了基督徒的婴儿，然后将婴儿的血与面粉混合做成逾越节上食用的面包（matzo）。此类传

^① 《万宝全书》卷4《诸夷门》山海一览，光绪21年刊本。

^② 严从简关于佛朗机人好食小儿说法的产生，除了传统的因素外，还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可参考：孟华·中国文学中一个套话了的西方人形象：洋鬼子浅析[A]。孟华编·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30。

^③ Alan Dundes The Ritual Murder or Blood Libel Legend: A Study of Anti-Semitic Victimization Through Projective Inversion, in Temeno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vol.25, Helsinki, 1989.

说最早见于12世纪的英国，广泛流传于东、西欧以及中东地区，英国、法国、捷克、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波兰、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都有此传说的异文存在。历史上还曾发生过多起犹太教徒受到此类传说的牵连，遭到虐待、驱逐和屠杀的事件，例如，1492年，西班牙人曾以基督徒的婴儿被犹太教徒谋杀为借口，掀起了一场驱逐犹太教徒的运动，“显示出民俗，尤其是民间传说在宗教、政治运动中的强大力量”^①。传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讲述者和听众毫不怀疑传说的真实性，因此，常被用来作为政治、宗教宣传的手段。

明代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对佛朗机人“食人”行为的描述带有明显“妖魔化”西人的倾向，与中国古代典籍中对“近佛国”和“西番国”食人的记载有着很大的差别。从古籍中看，近佛国和西番国地处遥远的蛮荒之地，尽管有着食人的风俗，但是对我们构不成什么威胁。近佛国和西番国在民间传说中的意义也就是证明“禽兽民族”的存在，具有分类学上的意义。而佛朗机人则不然，他们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此类传说的产生和流传一般都具有强烈的号召性。明清以后，大量类似的关于西人的传说对中国民众抵制西方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此外，“食人”还是“遥远与比邻”、“熟悉与陌生”的主要标志。越是遥远的、陌生的民族，食人的可能性就越大，越是临近的、熟悉的民族，食人的可能性就越小，当然，这里所谓的距离和熟悉程度是相对而言的。人与人之间种族和信仰之间的差别可能要远远大于地域上的距离。

^① Alan Dundes The Ritual Murder or Blood Libel Legend: A Study of Anti-Semitic Victimization Through Projective Inversion, in *Temeno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vol.25, Helsinki, 1989.